名公書判清明集

刻清明集叙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蒲坂張四維撰

曩余校錄一

永樂大典於清字編見有清明集二卷者皆宋以來名公書判其原情定罰比物引類可謂曲盡

矣命吏録一帙藏之迨後校判
守編則見所謂清明集者篇帙
穰浩不止前所録而前所録者
亦在其中未諗二卷先行後纂
者併收之耶將原為一書或於
其中撮録之耶顧其始末不著

作者姓氏其詳不可考然益足
見古人用法權衡真錙銖必慎
扎因併錄置篋中侍御盛君以
仁將出按遼左語政間偶及是
編取而閱之謂讀律者必知此
庶幾讞擬不謬遂携入遼為之

校訂詮次以鑱於梓盛君余壬戌所舉士嘗司理岐鳳以無害稱今觀其加意是編其明慎於法可知已

隆慶己巳八月朔日

名公書判清明集目錄

卷一

卷二

卷十

人倫門

卷十一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一

官吏門

申儆

咨目呈兩通判及職曹官　　真西山

某猥以庸虛，謬當閫寄，朝夕怵惕，思所以仰荅朝廷之恩，俯慰士民之望，惟賴官僚協心同力，庶克有濟，區區輙有所懷，敢以布于左右，蓋聞為政之本，風化是先，潭之為俗，素以淳古稱，比者經其田里，見其民朴且愿，猶有近古氣象，則知昔人所稱，良不為過，今欲因本俗迪之于善，已為文諭告，俾興孝弟之行，而

厚宗族鄰里之恩不幸有過許之自新而毋狃於故習若夫推
此意而達之民則令佐之責也繼今邑民以事至官者願不憚
其煩而諄曉之感之以至誠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
若民閒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與夫協和親族賙濟鄉閭爲衆
所推者請采訪其實以上于州當與優加褒勸至於論訟之際
尤當以正名分厚風俗爲主昔密學陳公襄爲仙居宰教民以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性豈有可
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惟毋以薄待其民民亦將不忍以薄自
待矣此某之所望於同僚者也然而正已之道未至愛人之意

不守則雖有教告而民未必從故某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
而爲民去其十害何謂四事曰律己以廉凡名士大夫者萬分
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汙便爲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
他美莫能自贖故此以爲四事之首撫民以仁爲政者當體天
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
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存心以公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
非易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涖事以勤是也當官者一日不
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
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

之風流嫻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審何謂十害曰

斷獄不公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少有私曲聽訟不審訟有實有虛聽之不審則實者反虛虛者反實矣其可苟哉淹延囚繫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歲其可淹久乎慘酷用刑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即已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為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戒汎濫追呼一夫被追舉室皇擾有持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其可汎濫乎招引告訐告訐乃敗

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可勾引、今官司得受人實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可為也、重疊催稅、稅出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而不輸、此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責以輸、是誰之罪乎、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給、或鈔雖給而猶不消、再至官呈鈔乃免、不勝其擾矣、甚者有鈔不理、必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鬻妻賣子、往往由之、有人心者、豈忍為此、科罰取財、民間自稅合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道有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斂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不革、縱吏下鄉、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縱虎出押也、弓手土兵、

尤當禁戢自非捕盜皆不可差出低價買物是也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有所謂市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司敷買視市直率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甚至白著民何以堪此其之區區其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不俟丁寧而素知自勉者矣然亦豈無所當勉而未能者乎傳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曰誰謂德難厲其庶而賢不肖之分在乎勉與不勉而已異時舉刺之行當以是爲準至若十害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毋狃於因循之習毋牽於利害之私或事關州郡當見告而商確焉必期於去民之瘼

而後已此又某之所望於同僚者抑又有欲言者夫州之與縣本同一家長吏僚屬亦均一體若長吏偃然自尊不以情通于下僚屬退然自默不以情達于上則上下痞塞是非莫聞政疵民隱何從而理乎昔諸葛武侯開府作牧首以集衆思廣忠益爲先某之視侯無能爲役然虛心無我樂于聞善蓋平日之素志自今一道之利病某之所當知者願以告焉某之所爲有不合於理不便於俗者亦願以告焉告而適當敢不敬從如其未然不厭反復則湖湘九郡之民庶乎其蒙賜而某也庶乎其寡過矣敢以誠告尚其亮之幸甚某咨目上府判職曹以下諸同

官

諭州縣官僚

某昨者叨帥長沙嘗以四事勸勉同僚曰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而某區區實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間爲潭人興利除害者粗有可紀今者蒙恩起廢再撫是邦竊伏惟念所以答上恩而慰民望者亦無出前之四事而已故願與同僚勉之蓋泉之爲州蠻貊聚焉犀珠寶貨見者興羨而豪民巨室有所訟愬志在求勝不吝揮金苟非好修自愛之士未有不爲污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節污者士之醜行士不廉猶女之不

絜不絜之女雖功容絕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有懷四知之畏而郤暮夜之金者蓋隱微之際最爲顯著聖賢之教謹獨是先故願同僚力修氷蘗之操各勵玉雪之操使士民起敬稱爲廉吏可珍可貴孰有踰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且以簿勤於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害尉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攻刼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少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繫民之休戚者愈大設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害設一慈祥心斯民立被誅剝之殃盍亦反而思之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凜然

謂之痛楚刑威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惟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于此其可使無辜者坐之乎己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也欲豐財則不當朘民之財也故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恕強勉而行可以致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可緩故願同僚各以哀矜惻怛為心而以殘忍捶韃為戒則此邦之人其有瘳乎此所當勉者二也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骫公法以徇人情諸葛公有言吾心有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視以為法也然人之

情毋以私勝公者蓋徇貨賄則不能公任喜怒則不能公黨親戚長豪強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思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逆乎天理矣以輕為重則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法于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乎故願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汨於私情不撓於私請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冤抑不平之歎此所謂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則為民者不可以不勤業精于勤荒于嬉則為士者不可以不勤況為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膏脂一或不

勤則職業隳弛豈不上孤朝廷而下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酣詠遨遊爲高以勤强謹恪爲俗此前世衰弊之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陶威公有言大禹聖者猶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故寮佐有以摴博廢事者則取而投之於江今願同僚共體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澣毋聚飲非節序毋出遊朝夕孜孜惟民事是力庶幾政平訟理田里得安其生此所當勉者四也某雖不敏請以身先毫髮少渝望加規警在此官僚之間或以四者未能無愧願自今始洗心自新在昔聖賢許人改過故曰改而止儻猶玩視而不改焉誠恐物議沸騰在某亦不容苟止

也涖事之初敢以誠告幸垂察焉

勸諭事件於後

當職入境以來延訪父老交印之後引受民詞田野利病縣政臧否頗聞一二今撿舉在前任約束及今來合行事件開具于後

崇風教

一嘉定十年至以五事諭民其一謂人道所先莫如孝弟編民中有能孝於父母弟於兄長性行尤異者所屬詳加採訪以其實上於州優加賞勸或身居子職有闕侍養或父母在堂則蓄

私財或犯分倰忽不顧長幼之倫或因利分爭遂興骨肉之訟
凡若此者皆有常刑役掾廂官申到黄章取肝救毋吴祥取肝
救父各行支賞外又承信郎周宗郎割股以療親疾延請赴州
設宴用旗幟鼓樂送歸其家（家發往）晉家縣申到劉珙有母百歲幾年
七十孝養彌謹既加優禮又立壽母坊以表之進士呂洙女良
子割股救父隨即痊愈亦立懿孝坊目爲之記又掾百姓吴六十
同妻懇子良聰不孝審問得實枷眷于市髡髮居役其能勸
懲大率類此今請各縣知佐勤行訪問如民間有孝友篤至之
人保明申州特加褒表其有悖逆父母凌犯尊長爲父兄所懇

者宜以聖恩大義諄諄勸勉若能悔過俾許自新教之不從即
加懲治甚者觧州施行庶幾可儆愚俗

一當職昨在任日遇親戚骨肉之訟多是面加開諭往往幡然
而改各從和會而去如卑幼訴分產不平固當以法斷亦須先
諭尊長自行從公均分或堅執不從然後當官監析其有分產
已平而妄生詞說者却當以犯分誣罔坐之今請知佐每聽訟
當以正名分厚風俗為先庶幾可革媮薄

一學校風化之首訪聞諸縣間有不以教養為意者贍學之田
或為豪民占據或為公吏侵漁甚至移作他用未嘗養士其間

雖名養士又或容其居家日請錢米未嘗在學習讀或雖住學而未嘗供課或雖供課而所習不過舉業未嘗誦習經史凡此皆有失國家育材待用之本意今請知佐究心措置學田所入嚴加鉤考毋令滲漏計其所入專以養士仍請主學官立定課程每旬一再講書許士子問難再講之日各令覆説前所講者舉業之外更各課以經史使之紬繹義理講明世務庶幾異時皆爲有用之才所補非淺

一溫陵人材之淵藪名德闕望相繼不絕近入郡境士友投書頗多其間並有議論懇至深切事情並知此邦士風之盛誠非

他處可及今恐諸縣管下有懷材抱藝而沉淪不偶守道安貧而不苟求者宜以禮延請致之學校使後進有所師法仍以其姓名申郡併當加之賓禮

清獄犴

一獄者生民大命苟非當坐刑名者自不應收繫爲知縣者每每必須躬親庶免冤濫訪聞諸縣間有輕寘人囹圄而付推鞫於吏手者往往寫成草子令其依樣供寫及勒令立批出外索錢稍不聽從輒加箠楚哀號慘毒呼天莫聞或囚糧減削衣被單少饑凍至於交迫或枷具過重不與湯刷頸項爲之潰爛或

屋宇疎漏不修有風雨之侵或牢床打併不時有蟣虱之苦或坑廁在近無所蔽障有臭穢之薰或因病不早醫治致其瘐死或以輕罪與大辟同牢若此者不可勝數今請知縣以民命爲念凡不當送獄公事勿輕收禁推問供責一一親臨飯食寢處時時檢察嚴戢胥吏毋令擅自拷掠變亂情節至于大辟死亡所關豈無纖毫或至枉濫明有國憲幽有鬼神切宜究心勿或少忽

一昨因臣僚申請勘獄先經縣丞蓋慮知縣事繁不暇專意獄事亦州郡先付獄官之意也竊恐偏縣有悉付其事於丞不從

加意者有縣丞憚於到獄提取上囚徒就廳鞫問者凡此皆有失申明本指今仰知縣以獄事為重專任其責雖與縣丞同勘即不許批取罪囚出外以致漏泄情欵引惹教唆或丞老而疵且乏廉聲亦不宜使之干預

平賦税

一前在任日曾約束輸納二税自有省限官司先期催納在法非輕至於預借税租法尤不許若公吏私借者坐盜論今聞頗縣有未及省限而預先起催者有四年而預借五年之税五年而預借六七年之税者民間何以堪此仰自今為始須及省限

方行起催仍只催當年及過年未納稅賦不許更行預借所有
公吏私借之弊併委知縣嚴行覺察務令盡絶
一前在任日應官民寺觀輸納稅米並令自量自槩上又槩下
三升為耗諸縣亦一體施行今聞諸縣受納更不照前約束甚
至取及二三𣃁者自今仰並照州倉交納體例令納户自行量
槩毋致少有過取其倉吏倉斗非理乞覓一切除罷受納官宜
以身率下庶幾可革盡弊
一昨來節次約束逃年逃閣之數當與除豁不許勒令保長代
輸其就州納者州鈔下縣縣吏不得藏匿並請主簿銷註其就

縣納者即與印鈔給還仍對銷官簿不許重疊追催及以呈鈔爲名輙行追擾今來訪聞諸縣於前數弊色色有之人户不勝其苦爲保長者尤所不堪甚至保正副本非催科之人亦勒令代納違法害民莫此爲甚仰諸縣截自日下並行革去

一昨宋大卿在任剏令第五等户産錢一文納見錢七文足應干縻費已併在中今來訪聞諸縣人吏於七文之外又取縻費或反多於正錢殊失前政寬恤之意今仰悉從革去正錢之外不得增添分文反爲下户之困

禁苛擾

一前在任日曾作條行下諸縣應文引只付保司不許差人下鄉如諸色公吏輙帶家人下鄉搔擾者並從條收坐自後犯者懲治非一又鄉書等人每遇鄉民收割輙至鄉村乞麥乞穀因入户有詐已將犯者編配鄉村人户亦屢曾懲治是時田里間無一吏跡今聞數年以來此弊復作官司未有一事便輙差人下鄉縱横旁午爲害最甚仰諸縣截自日下不許仍循前弊無本州既不專人下縣則縣邑亦豈應專人下鄉若公吏非承縣引而私往村鄉乞覔委自知佐嚴加覺察務令盡絶

一昨曾行下在州官及諸縣知佐不許出引令公吏保司買物

及因南安縣丞廨出引付保司募役人買布帛而妄行科配致
人陳訴已將犯人斷罪刺環及□縣丞取問□來訪聞諸縣仍
有此弊仰知佐廳日下一切杜絕不許責令公吏保司買物以
致科擾人戶

一前在任日曾有約束聖節錫宴□近竊慮諸縣循習成風或
於行鋪科買物件不依時價支錢或於寺院科配錢物并借
器皿幕帟之屬因而乾沒或妄追鄉村農民充樂社祇應或勒
令良民婦女拘入妓籍如違許人陳訴後因惠安人戶陳訴縣
吏令𦡱東喬鼓祇應筵會已將犯人重斷勒罷及因永春人戶

陳訴縣吏因上元放燈科買油不還價錢亦將犯人重斷勸懲監
還并牒諸縣今後上元放燈不許白科鋪户油燭等物今來立
照前來約束如有犯者並從重坐

一昨晉江縣爲造軍期船數買人户桐油赤藤等物不還價錢
遂將承吏斷配仍約束自今不許並緣軍期輒有科配今來訪
聞諸縣因本州抛下赤藤麻皮等物輒科保正副收買更不依
時值還錢甚者分文不支既令保正陪錢買納入納之時公吏
又有需乞爲保正者其何以堪仰諸縣今後遇有軍期行下宜
從長區處務令不擾而辦毋容縣吏並緣廣行科配及抑令保

司倍備

一昨因晉江重修縣衙出引監諸寺院納修造錢其承引人輒將三植院佃力打縛取者已將犯人斷刺仍帖縣鎮自今非甚不獲已毋輒興土木之功其不急興修並仰住罷所有合修去處須管以見錢置場依時價召人中賣不許出引數率今恐屬縣或因修造輒有數配仰日下除罷

一昨曾約束民間爭訟官司所當明辨是非如果冒犯刑名自合依條收坐今聞屬縣乃有專事科罰者遂使富民有罪得以幸免貧者被罰其苦甚於遭刑日下各仰除罷今恐屬縣有因

公事而科罰民財者截自日下並令除罷

一昨來約束人戶分析當從其便訪聞諸縣乃有專置司局勸令開戶者但知利其醋錢不顧有傷風教自今惟法應分析經官陳請者即與給印分書不許輒有抑勸今聞諸縣仍復有此甚者差吏下鄉勸令開析豈有此理仰截自日下並行住罷

一昨嘗約束保正長以編民執役官司所宜存恤訪聞諸縣知佐科率多端公吏取乞尤甚致令破蕩財產自今除本役外不許妄有苛擾其初參得替繳引展限之類官員到任滿替供應陪備之費並與除免今聞諸縣循習前弊又復甚焉非當管許

公事勒令管幹不當令出錢者勒令出錢其害不可勝計由此畏避不肯充承寧賂吏輩求免是致都分有無保正去處仰知佐諸廳自今於保正長等人務加寬恤除煙火盜賊及合受文引外、不許稍有干擾如官司已存恤保正長而保正長却募破落過犯人代役在鄉騷擾即當究治施行、

一昨來約束寺院乃良民保障所當寬養其力訪聞諸縣科率頗繁致令重困寖成不濟自今除依法供輸外自餘非泛需索並與除免、訪聞諸縣視前加甚若使管下寺院不濟者多則均敷之害必及人户、仰自今照上項約束毋致違戾、

右開具在前照得廉仁公勤四者乃為政之綱領而崇風教清獄犴平賦稅禁苛擾乃其條目當職於此不敢不勉亦願諸縣知佐以前四事及今四條揭之坐右務在力行勿為文具其逐縣公吏有犯上項約束致招民詞當擇其尤者懲治一二外餘並許之自新入戶亦不必論慰自今約束下日為始少有分毫違背斷不相容縣流斷刺必無輕恕仰諸縣知佐石井監鎮知委并榜本州及七縣市曹曉示

申牒

監司案牘不當言取索　蔡久軒

照得各司案牘除經朝廷及臺部取索外其同路監司止有關
借之例即無行下取索如待州縣下吏之理本職自去冬入境
應訴婚田念其取使司遙遠間與受狀不過催督州縣施行而
已其間有不得已結絕者皆是前政追入到司久留不經出于
弗獲已非敢借也然公朝設官分職同是爲民豈有見其陷溺
而不之救者昨承使司取索邵元昱事理本司爲見台判異黨職
即已具因依遍上再準行下索案又即促吏牒解但區區賤跡
係國家建置司存却不可以某之資淺望輕而頓廢公朝之事
體蓋嘗太息而言曰督賛侍讀判部尚書之尊不當下兼運司

之職若兼運司之職不當上廢朝廷之法除已具申督責尚書外併牒報運司

州官申狀不謹

何季十一打死何亞頭事只有張通判與僉廳官僉銜却無本府申上之文判府台銜書押此係大辟公事非特古來聖賢之所深謹聖主所以警示天下者尤不輕也不知此申是通判不敢呈上初不經本府耶或已經台覽而不肯僉押耶本職昨叨節江東與尚書陳侍郎知太平趙樞相知建康一係正任侍從一係樞使皆府每有大辟申案必明具銜位親書諱字今案牘可攷

也當職每敬其審讞刑名愛重民命務存國家體統而仰奉聖
主欽恤之盛心者如此今承慶元雖係侍郎領郡然審明洞達
必不畀尊位輕民命循吏諫廢事體不惟本司不應含糊亦恐
外觀窺測相業之淺深而亦非所以盡誠協恭相與責善之意
無所申情理舛繆而筆畫亦十字九乖想不徹鈴閣之覽只憑
承吏具文人命所係豈應輕率如此牒張通判監承吏別具申
限一日仍牒府照會

朱僉判赴滁州公牒官文劄

大制闕需才惟恐來之遲新使君求助又恐去之速此非本司

所能決牒軍徑自區處併牒報

奬掖

立曹公先生祠　　蔡久軒

建立曹公先生祠堂及本縣給帖補曹先生姪光猶況游義齋諭歲時奉祀事恭台判本縣所爲皆可以厚風化信乎作邑之不可無儒者也

奬子兼僉

呂兼僉乃東萊大愚二先生嫡派明敏剛潔通練敏暢真足爲本司之助今委以留司事件即非泛泛之委牒請一面供職仍

伺牌新任言侍讀講照應候當職交承之際又當力述才美也

旌賞監稅不受賄賂

近日羅監稅下鄉體究公事間有饋克絲一端絲一把雞二隻皆郤而不受鄉人無不歎伏久之若昇東尉出來除此常例之外更須要華織數端一廉一貪於此可見合略加旌賞以示勸戒特送官會一百貫酒二瓶

檄飭

官司預借不爲理折

預借官會米穀已非善政又不爲理折還鈔皆將何所從出

知縣何其不知痛痒如此仰速印鈔給還

縣官無忌憚

小民求趁本自可念李大秀既砍於千四鏝頭動使毋怪於千四夫妻抱幼女登其門而埋死也抱女上門不為無心李大秀不知自反又從而打之阿陳忿忿之心不顧其女遂以當李大秀之捧既死之後李大秀之罪安得而辭哉蕭主簿受囑更不體究及本司行下究驗而主簿乃敢以假和狀申繳本司追詰案又只解廳子而以推吏逃走為說其無忌憚如此人命至重豈可不討分曉今欧委段縣尉仍請權攝蕭簿躬親從公指實體

驗申蕭主簿候對移，蘇萬、王昌各杖一百，釘錮押下監追司，仍牒州照會，餘照擬行。

因吏警令

此等死事，本縣自今留意，不但淹留日久，詳詞人所訴，全是吏人世界，知縣所知何事，而令官府如此，帖問知縣，仍先追推司與押兩名赴司，從杖一百，如吏慾慾不能絕，及將血屬困禁，定將知縣察批書對移，莫道不曾說來。

呈知縣腳色

七月二十七日行下狀詞，今已半年，更無回申，可見縣道廢弛，

呈知縣鄉宦先入黑匣追承吏一日、

慢令

此事首尾兩月本縣既不結絶更無一字回申可謂慢令之甚、送縣再限五日違追承吏稱縣道不明無可告訴爲百里父毋亦可以自反矣、

貶知縣

知縣不能了事以本司爲推手之地且如張琪係詞人全不責問的實項辛一條停阿席之人豈有不知引之至者又如邵辛二乃被論人全不曾與詞主對實今乃將校要人一例具解

繫而覈可見設取票責付原解人管押改委趙縣丞請著起精神將要劫人逐一對質其無干疑人即與着家知縣毋得泛擾限十日了絕違追承吏

戒巡檢

本司昨以石佛久缺正官碑江巡檢者為本寨設也乃不安本職經營權攝所至需索雞酒滋擾此欺愚州官以其官是其親戚其官是其故舊其州官無見識與之結交遂為民害當職令以將去不欲見之簡書姑從所申帖還本任如能改過自新克守冰蘖固當職之所望亦巡檢一生之所係如仍前不改則

上有監司下有州郡今日可免後日其可免乎牒州今後毋謂係是本司差辟而凡事賓之不問仍牒兩通判併本州僉廳交知照

追請具析巡檢

鴈汊一鎮最爲橫逆近日采石解頭子錢赴本司亦爲所拿捕下以一路監司之錢猶恐如此則其劫奪民財恣無忌憚江面之被其害可知矣今乃敢有所挾以陵侮本司其無狀孰甚巡檢正係本司給帖若不少懲何以立綱紀入錫匣牒州追請趙忠翊赴司具析限一日仍請本州別差清強官攝巡檢及監孫

衍限一日申、

杖趙司理親隨爲敷買絲

時官不依市價買絲乃大秤抑勒牙人敷買既買入宅數日後又復訴打退還仕宦如此亦可耻矣彭德爲時官親隨乃與牙人周言入店飲酒又教本官以貼耗退絲又將牙人捆打吊縛親隨如此主人可知矣乃敢攛掇及敢討六貫周昌爲廳吏乃敢執大秤秤絲三名並勘杖八十周言所訴乞覓多屈勘杖八十封案前並居官不買官物趙司理宗室氣習宜其不識此且免具析牒府照行

示幕屬

本司乃九州刑獄所在，關繫匪輕，中間外官入僉廳，不知事體，狗人情，壞法度，書信絡繹，甚者賫傳循牒，入僉廳囑託詞訟，遂使僉廳為市易關節之地。昨嘗屢以此意拜聞，已蒙聽信，但日子既久，又恐解弛，更望堅守勿渝。又當職每蒙程右司見諭云本司僉廳見諭某事已行，某當職自反，未嘗詣僉廳懇州郡以事，不知何為有此？此外又欲諸位於每日入僉廳之時，只須帶穩便廳子一名，當直都令都吏別差一名貼司在僉廳一聽候，如討案牘，只換貼司告報案分取討，不可令廳子擅入案宇聽

擦動息庶幾本司事體不至敗壞區區末路實藉保全切冀於體、

押妓

弋陽縣官其不押妓者想獨知縣一人耳帖具析縣尉仍請謹守官箴毋違官業之累限一日解李宏赴司黃權儔者係何人、累招詞訴牒州契勘如是本州土著人即專人解赴本司、併限一日、

獄官不可取受　　吳雨巖

縣尉若謂蠅矢之玷既廢蛇杯之疑可釋此擬未敢聞命原案

特歸過於下耳本司所以不欲盡行者爲見縣尉筆端才氣儘有餘一青難以累其終身今從所乞牒報還印紙獄貨非實惟府辜功今爲獄官切望深以爲戒前輩謂擲金者不如不顧者之爲優當時縣尉留會於几格間續方推出便使不曾取受此亦何啻瓜田李下前程萬里敢以巡規請本州備示

公心書擬不必避嫌

尋常公介官員多將官員囑事私書或黏入案或釘於門以愧耻之此法又失於已甚當職尋常不拒絕私書公事自公事書但收倒到得斷事時都不記得若纔有書便避嫌則當職又不

知要如何避諸公心書擬不得推托

牒諸憲等官屬不許擅離任所

呼官離次王制所誅擅離任所令甲有禁南安軍教授方修職領袖生徒職當規矩輒因送客遂棄厥官何所稟承乃爾輕脫近世蘇文忠公守杭道出南京陳后山以徐州教授越境見之尚不免劉元城所劾今世固無陳后山亦未見堪為東坡後者教授豈欲效顰邪事屬干犯本合具奏緣非見廬直院煩稱教授之賢必非故曠特出不思耳姑從闊略帖即日還任仍報本軍今後官屬毋令請假出境并牒諸州照約

郡僚舉措不當輕脫

胡石壁

判官為郡僚之長，本府趨走之吏，皆當屏息以聽命。李允福一推吏也，如何憂呼不至？今日蔑視郡僚，則他日必蔑視郡守，紀綱體統皆掃地矣，所係豈不重歟？勘杖八十。但追呼吏人，走卒事也，判官何必親造其家？若官司追人，必待躬行而後可獲，則居官者不亦勞乎？昏暮叩人之門戶，無乃非所以示觀瞻乎？況蓋出一時血氣之怒，殊欠三思耳。今後舉措切宜自責。劉陶與李允福有何干預，而乃為之解紛？若是士人，固不應冒然而前，自取羞辱。果是茶食人，又曾經斷，則必是姦猾矣。追問

催苗重疊斷杖　劉後村

縱是吏卒亦不當於溫瘡上鞭撻況吏人之子乎又五日而兩勘杖乎具析申撥趙主簿具析到公狀奉判人無貴賤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一也先賢作縣遣一力助其子云此亦人之子也可善遇之主簿似未知此條意思只如三月二十七日斷杖四月初八日後決豈非溫瘡上再決乎似此摧科傷朝廷之仁厚損主簿之陰隲當職以提點刑獄名官不得不諄諄告誡今後不宜如此

具析縣官不留意獄事　胡石壁

伊尹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孔明謂匹夫有死皆亮之罪聖賢用心真是如此吾儕幼學壯行果為何事而乃以獄事為等閑以六七無辜之人纍纍然械繫於吏卒之手淹時越月押上押下以飽誅求以厭捶楚仁人君子其忍之乎于公治獄恐不如是帖撥縣具因依狀申併解承吏來

細故不應牒官差人承牒官不應便自親出

照得彭四初狀所訴彭五四等開条事初無甚計利害縱使是實不過杖以下本保戒約足矣本保追究足矣何至便牒巡檢既承帖亦當審量輕重斟酌施行縱使不免專人走一介足矣

何至便差三人下鄉又何至便自出嵐遂致一家之四人無辜而被執一鄉之內四鄰望風而潛遁只覩巡檢所申與李拱所供其罪狀之不可掩者已如此弓手土軍一到百姓之家如虎之出林獺之入水決無空過之理其為擾擾不待根究而後知李拱等自反不縮委曲求和輒行議狀相與為期其情尤為苟猾李拱唐聖李高各勘杖一百周巡檢日來妄作漸著因催科事引惹民詞當職已不能無投杼之疑今觀此訟之興特田野小唇舌細故此等訟州縣無日無之即非盜賊殺傷人命事之比而乃至差人便至親出便至親執其兄弟便至驚散其鄰里若富

有大於此者、則凡聲氣談又當如何、未欲遽行案劾、且對移駐

治部監限一日起發

責罰巡尉下鄉

巡尉下鄉、一行吏卒、動是三五十人、逐日食用何所從來、不過取之於百姓而已、所過之處、鷄犬皆空、無異盜賊、況有出於鷄犬之外者乎、當此農務正急之時、尤非巡尉下鄉之日、當職初來鑴牓約束非不甚嚴、今以五日京兆視之、官吏不復忌憚、殊不知其去之日如始至也、今兩尉乍得一官、全不識事體、若不稍稍示懲、終不能使之革心易慮、照得昨來提刑寺丞達毫之

初亦嘗有巡尉不許下鄉之禁今合行申提刑司乞將兩尉對移鄭州指使或監當閑慢職事却别選差老成人前來補職務得人追回兩尉聽候行下併追承吏劣妄為巡轄權西尉彭校尉權東尉

後據兩尉回府具析

當職以末學晚生濫忝假守凡在同僚自一命以上無問文武未嘗敢以長屬之分臨之此固人之所共知者也今已僥倖及瓜遞裝候代豈不能與同僚全終始之誼而故欲操下急如束濕哉蓋念兩年任千里蒼生之寄政乎訟理曾不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獨有不輕委巡尉下鄉不妄差吏卒下縣叫囂隳突之

撓竿見哉歎息愁恨之聲粗亡耳田里之間方一狗不夜吠民不見吏爲幸而兩尉乃遂發求民間連月不絕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諠然而駭雞鷄犬不得寧焉遂使當職徒勞撫字之心不免小民惟曰怨咨之口雖欲含忍其可得乎令出惟行本不可反但昨晚府判親屆別乘請至再三又不容堅執不已姑免具申憲臺宜請閑坐兩月聊示懲訓怨吏知須辭來

責巡檢下鄉縱容吏行人生事

當職惡吏卒搔擾百姓如惡仇讎前後施行未嘗少恕都巡豈不知之此番委官下鄉催科係是千不禁奈何萬不禁奈何行

此下策丁寧告戒，不許縱容隨行人並緣生事，可謂切矣。今乃未有一分爲制府之利，而已十分爲百姓之害。此其罪皆專下之人，全是委官者之責。推原其故，必是見當職到官將及一年，未嘗按劾屬吏，遂啓相玩之心，曾不知振揚風采有何難事。且如當職十餘年在制府閫廳下，趨走之徒，無非小大使臣，視一巡檢何啻螻蟻，輕則對移，重則斥逐，非欲爲而不能，直能爲而不欲耳。如再有犯，定將重作施行。

倉官自擅侵移官米

州郡倉庫，一出一納，並須先經由太守判單押帖，次呈通判呈

僉廳簽押俱畢然後倉官憑此爲照依數支出若州郡無公文而倉官自擅侵移則是監主自盜罪名不輕判官生長世家豈不識此法邪抑逐鹿不見太山邪須審關因驅磨簿書覈最諸吏之錢尺以千計當職猶恐以告者遏不欲覺發姑泛作一榜以示相警之意復不知戒又以貫綿事科擾僧徒當職遂不得已明形之於批判自宜顏厚有忸怩矣乃復徼很不卹遷怒行肆行追擾視長官如無人委公牒於不荅使他人褻此必不但已當職以同官之故皆一切付之不問歡然相與無異平時豈當職律身不廉行事有不法中有所慊外有所畏而然哉

令判官有垂白之母在數千里外者一旦聞其子以贓遣劾必將無以為懷倘一因此感疾則吾將有媿於考叔之錫類矣故姑務納汚藏垢以全大體耳豈謂罔有悛心狼藉益甚宜傳聞郡大駭所攜雖欲掩藏那可復得計其所直能有幾何判官若以地遠家貧行囊有限胡不以情相告豈不能少為行者之贐何至忍心如此鄭均有言物盡可復得為吏犯贓終身廢棄判官何念不到此邪今當職亦未忍遽行按劾請以原物還之仍請自此以往痛此悔悟勉為白華孝子之潔白以無為大夫人羞若不伏陪還則法令俱存非同官之所敢私矣釘錮唐益李

起差許昌監官前去取索上件米由倉交納如有在隨行人名下就仰追回監理十日

次日押帖

昨日解印中狀極詆同官謂相下石何所見之繆也暮夜遺金尚四知之是懼白晝發廩豈衆口之所能防欲人勿知莫若莫爲矣必同官而能言之哉不必尤人但當自反

任滿巧作名色破用官錢

昨據案呈此例已知其不合令甲必是作法於貪汚之人遂令檢尋其所由始今稽之例冊乃果無之刱爲此例者甲守也借

增其數者乙守也此二人果何人哉在法監臨主守自盜贓滿三十五貫者絞今以二人所侵錢數計之甲守侵四十名該錢會四百餘貫紐贓錢一百貫乙守侵一百五名該錢曾一千餘貫紐贓錢二百貫所犯皆在絞刑上士大夫據案而坐執筆而判其吏盜公家財其贓竊民家物輕則斷重則黜又其甚則殺一毫不肯少貸而至於自己則公然白晝攫如取如携視官吏畧不懲視法令畧不懼居師帥之位而乃爲盜賊之行曾無羞惡之心此孟子所謂非人者矣繼甲之後凡四政皆不敢取則其人之廉可知繼乙之後凡兩政皆取之則其人之貪皆可知

當職雖不才，然於貪廉之間，則粗知所決擇久矣。且其所作名色，謂之送遷行李，尤爲不美之甚。此行李也，其赴官之所將歟，則吾聞趙清獻之鎮益州也，一琴一鶴一蒼頭而已。其在官之所得歟，則吾聞元德秀之罷魯山也，罰餘一縑，駕柴車以去而已。然則此行李果何自而有哉。如元如趙，固非吾儕之所敢望，然若某若某，則凡稍有識者皆所羞爲，而謂賢者爲之乎。姑書之，所以告來者。

懲戒子姪生事擾人

當職居鄉，惟恐一毫得罪鄰里，數十年間未嘗有一詞到官，頗

獲善人之譽、不謂近年已來、後生子姪、中有一二不肖者、不尊父兄之教、不倫交游非類、漸習嚚訟、動事決持、遂有嘯聚鄉黨之相親相愛者、一旦變而為相仇相怨、當職每痛心焉、誨之非不諄諄、聽者終於藐藐、教之不從、繼之以怨、其可已乎、黄百七乃當職從姪之僕、輒敢從臾、乃至妄興詞訴、擾害鄉人、繁煩縣道、鞭車警牛、豈容但已、黄百七勘杖一百、牒押送湘陰縣、請長枷就縣門示衆五日放、且聞如此等類假借聲勢者、尚有一二、併請從公施行、

禁戢

不許縣官寨官擅自押入下寨

吳雨巖

㮣都寨非公家之寨乃豪家之土牢玉山縣非公家之縣乃豪家之杖直自今以始所望縣官稍自植立仍冀豪家獨自收斂未欲遽作施行所有韓逢泰韓順孫知縣勘獄而不行引斷想必心知其非況不引斷而分押下尉寨又是心有所 徇殊不思法有明禁𢽾有明條除監司州郡外諸縣不得擅自押人下寨違者從提刑司案劾縣官寨官不顧法理而寧畏豪家是自求案劾也今後如再違犯斷不但已韓逢泰存亡既未可知責在本縣限十日根索解赴本司審問因依如過限不到追等書

人、次及寨官、輔順孫若果於牛無分而輙分牛錢、貪饕若此、当
復有錢可監放自便榜縣及寨仍帖取知委申

禁戢巡檢帶寨兵下鄉催科等事

巡檢帶寨兵下鄉催科、出何條法保正追戶長不到親身杖一
百又且押下巡司、是何政事、如更不自警、則其罪何止於配吏
而已、今且將來慶決脊杖十五刺配一千里、如敢逃回冒役意
司追上拗折一手、

禁戢攤盐監租差專人之擾

國家所恃惟人心耳、官吏貪饕、專爲失人心事、當職被命驅

慨念江東一道首尾只楚撑拄江淮尤當保障爲急而近日乃
有以府庶威奪貨者上好下甚民不聊生正思未有以澄清之一
從入境行至安仁則見有數十家被攤鹽之擾離散破蕩如過
弋陽行至餘干則見有十數人被監租之苦鎖縛拷掠不啻重
辟惻然爲之流涕問其事則皆係無賴弄民撰被通判專人下
尉下寨如此苦楚且欠鹽固當理納欠租固當監索今乃並緣
爲姦又安可以其理納監索出於上司而置其並緣爲姦之罪
要不加問乎朱百乙欠鹽錢係浙西鹽事所行下通判廳監納
朱百乙所攤十九人欠錢其牒內猶曰未憑是實也通判廳德

之視爲奇貨十九人之以彭正九一名又自攤三十八人又且比之原欠增倍供攤輒差專人下尉尉差卒下鄉此三十八家者不特無故納欠不知幾而後可飽專人及弓卒之欲其生聚已破蕩矣一人攤數十人則十人可攤數百人展轉攤擾無有窮已問之尉則曰是通判廳專人也此攤鹽之害也周謙一頃沒官田或者教貪謂其田若能修復可增數倍入其說者差官路視望風奉承以已廢不可修之陂謂之見在以已荒不可耕之田謂之見佃於租額外頓加租數輒乃憑此行拘監通判吏不詳審便差專人將佃押下寨監納寨兵恃其有所承准輒敢

將佃家十餘人鐵料拘鎖拷打無全膚以爲騙乞之資一番得錢視爲利源若非當職巡歷則此曹皆貧下田家求無可陪身不可脫不死不巳寨卒逼佃甲佃甲裒佃戶又不知被擾者幾百家鬪之寨官則又曰是通判廳專人也即此二事其擾巳如此況於耳目之所不及者乎弓卒肆行乃倅廳專人所致專人妄作乃倅廳案吏所遣汪潼方良程前各決脊杖十五程前刺配徽州方良刺配信州汪潼刺配寧國府所有專人蔡貴沈定從輕各決脊杖二十編管鄰州餘人照巳判史配則然官所以未劾者以前此不教不戒不身率之故姑少俟此項所行非特

爲此二事設、將以警飭一道、爲官爲吏者、勿專人、勿擾民、共爲國家保惜根本、所有部内有一等豪猾、將錢生放、多作蕪錢名色擾民、合與禁約、所有部内巡尉、多因承準州縣追會、輙敢將平人拘留鎖縛、尤當嚴禁、鏤牓行下、仍申省部臺諫照會、其周謙一項田、已別行審踏、候到別具檢申、已到人照斷、仍催追涘雲及寨卒、

約束州縣屬官不許違法用刑　胡石壁

訪聞判官廳每每違法用刑、決撻之類、動以百計、照得在法、笞杖自有定數、笞至五十而止、實決十下、杖至一百而止、實決二

十下未嘗有累及百數者惟軍中用重典則有法外之行然必是其罪合令減死一等始有決小杖一百者亦豈可常也今州縣屬者非軍將吏卒所犯非軍令不應輒行軍法以作淫威此皆由郡政不綱之故合行約束準令諸見任官本廳或本司所轄兵級公吏犯杖以下罪聽申長吏借決勘決朝廷立法曲盡至此其恤刑之意可見矣今後各廳吏卒決二十以下聽從便遣決杖以上照條申借不得仍前任意專決外知縣係是長吏職兼軍政巡尉係轄弓手士兵與掌軍事體一同合聽斟酌輕重施行

比一日當節去

禁約吏卒毒害平人

吳雨巖

照法官所定慄州照斷近閱諸郡獄案有因追證取乞不滿而殺人者有因押下爭討支俵而殺人者有討斷杖并驗錢而殺人者又有因追捕妄捉平人吊打致死者嗚呼斯民何辜而罹此吏卒之毒且尋常被追到官人往往只是干證要連及係被訴究對本自有理人非必皆有所犯縱使有犯亦或出於詿誤縱非詿誤亦止有本罪見吏卒如見牛阿旁或摑或踢或叱或喠神魂已飛繼以百端苦楚多方乞覓如所謂到頭押下直攔監保出門入戶并驗行杖無所不有最是門留鎖押及私監凍

餓勦有性命之憂爲官人者何嘗覺察直待因此殺人民之受害偶未至死而不能伸訴者何限况又餓殺凍殺及困苦疾疫而殺官司又以無痕傷而俾得漏網苟有仁心者寧不爲之痛心疾首合遍牒諸州縣各各禁約關防痛革此弊如或不悛定將官吏一併從坐毋但謂罪及走卒而他不復問各限一月具已榜示已禁約條件申併榜司前如有被苦者許徑赴廳前高聲自陳

禁戢部民舉揚知縣德政　滄洲

當職素聞風俗不美敎諱健訟未敢以爲信然再入邑境使有

等罰官員士人上方范文吳釿等六十七人糾率鄉民五百餘人立柾朱梓長脩一條揭白旗於其上遮道陳詞當職初意朝廷有旨招軍又疑當是官民户有冤抑無告之事伺太守入境欲行哀訴及披攬狀詞不過舉揚知縣政績且知縣到任甫及一年兼濟倉二臺在上鑒察甚明吏治得失兩臺豈不知之何待士民結集舉揚如此則置二臺於何地昔青州之俗太守赴鎮之初民卒懷甎扣頭迎拜道左感戴恩德及其去也則就擲前甎以侮之安知今日之舉揚知縣非他日擲甎故護論訴知縣者乎當職凡游宦之地最惡嗜利無耻之人動輒舉揚德政建

立生祠舉借寇之事，以此相誆覬，多得錢酒，退而歸家，驕其妻妾。焉一州郡領受，則此曹陽陽有德色於知縣者，設有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知縣何以處之邪。此非特嗜利之徒，情理無狀，而受其愚弄者，其人蓋可見矣。且此等事，知縣自當禁戢，却乃縱之使得陰以兵法部勒人衆，焉知無姦雄默蓄此意於其間哉。此尤不可不使加懲創。帖請日下，差人於境内邸店市廛，凡有揭帖德政題詩之類，一切洗去，勿留蹤跡，具已盡數揭去狀申。除程限一日，徧帖七縣，仍申兩臺。

後藏獅峯跋語二條宜附于此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一